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二十七回 眾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

話說徐鳴皋、狄洪道、王能、李武四人夾擊非幻道人，好一場惡戰。非幻道人見勢不好，即將手中寶劍祭在空中，準備以飛劍來傷徐鳴皋等人。那知李武瞥眼看見，當即向旁一退，在身旁取出烏雞黑犬血的噴筒，將穢血噴出來。說也奇怪，非幻道人的寶劍頃刻就落將下來。非幻一見破了自己的法術，知道不好，當即想逃。徐鳴皋等人那裏肯將他放走，團團圍住他廝殺。非幻道人見勢不好，暗道：“若不再放寶貝贏他，我卻難保性命。”立刻將葫蘆蓋揭開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左手在葫蘆上一擊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登時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將眾三軍手內點的燈球、火把全行吹滅。眾三軍知道他又用妖法，也就趕著將雞犬血取出，盡力噴去。那知這狂風著了雞犬血，又復散去，登時沙平風息，仍如從前一般。徐鳴皋等好不歡喜。大家又各顯神威，並力殺去，卻不見了非幻道人的所在。卻又遍地漆黑，不敢亂殺上前惟恐傷及自家兵馬。只得喝一聲：“眾三軍且殺出寨去再說！”三軍一聞此言，登時又復殺出來。纔走出賊營，卻好卜大武、羅季芳的接應兵到，都是燈球、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

徐鳴皋就命人借了他的火種，又將自己所帶的燈球、火把點了起來，後又殺入進去，尋找非幻道人。尋了一回，仍然不見，于是又復殺出。就此一出一入，進去出來，可憐這本寨的那些賊兵，中刀著槍者不計其數。徐鳴皋等二次仍殺出賊寨，可巧包行恭從右寨內殺到，只見他騎在馬上，手攜一顆首級，飛馬而來，一見徐鳴皋等大聲喚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們纔把妖道捉住不成？小弟已將丁人虎殺了，首級在我手內。”徐鳴皋應道：“妖道被他逃走去了。我們現在可合兵一處，殺入左寨，去尋余七那妖道去罷！”包行恭答應，當下殺往左寨而來。

纔到營門，只見徐慶還在那裏與余七廝殺。徐鳴皋一聲喝道：“不要放走了這妖道！我們大家來也！”徐慶一見徐鳴皋等一齊殺來，好不歡喜，立刻精神陡長十倍，刀起處，認定余七前後左右砍來。余七到了此時，也就驚慌無地，又不見接應兵到，更不知中、右兩營如何，只得勉力支持。想要逃脫，又被徐慶等眾人圍得鐵桶一般，插翅也飛不出去。若要作那妖法，爭奈一些空兒沒有，連招架的工夫還來不及，那裏還能作法？

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非幻道人從斜刺裏殺到。狄洪道一見非幻，即刻舍了余七，登時望非幻道人殺來。非幻道人此時又不知在那裏尋到一口寶劍，也就與徐慶復殺起來。

余七見有非幻來助，當下把個心放了些下來。狄洪道接著非幻道人又廝殺一陣，非幻道人暗想：“我輩總是個寡不敵眾，不如用些法兒，先將此人退去，然後纔能去救我師弟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將手內的劍向狄洪道一指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只見一道白光，認定狄洪道眼中射去。狄洪道說聲：“不好！”即刻望後面一退。非幻道人乘此撇了狄洪道，來救余七。卻好包行恭手尖眼快，一見非幻道人前來接應余七，他便抖擻精神，迎著非幻復又殺去。非幻此時卻也殺得興起，喝聲：“來得不要走！看本師的法寶！”就這一聲未完，那手中的劍已砍到包行恭面前。包行恭說聲：“不好！”便向旁邊一閃，讓了過去。非幻便趁著這個空兒，去救余七。

余七正在危急之時，一見非幻前來接應，心中好不歡喜，當下說道：“師兄，且來敵住這一起孽障，好讓我放寶。”徐鳴皋雖然聽得此話，那裏放松一著，仍是大刀闊斧，直砍進去。非幻道人見余七不能脫身，此時卻也真急了，因又口中念念有詞，將手中的劍向空中一放，口中喝道：“速變！速變！”喊了兩聲，登時化出有數十口劍，旋舞空中，直望下砍。徐鳴皋等人知道他劍法利害，趕著遜讓，幸虧不曾著傷。當下非幻道人就乘此將余七救出重圍，喝令敗殘賊兵趕望下退。徐鳴皋等見賊兵退下，又復追殺了一次，看看天明，方纔收兵回營。

非幻道人直敗至三十里以外，方纔立下寨柵。柵點軍馬，已傷了大半，又失去丁人虎大將一名，心中好不懊惱，便與余七議道：“似此折兵損將，如之奈何？兀歲前又納下軍令狀，不但不便回去，而且性命難保。賢弟當有何策，以解此困？”余七道：“這是王守仁欺人太甚，言而無信。師兄放心，即日具函申報回去，就說我們打了戰書，約定王守仁次日開戰，王守仁亦批准次日，不意他言而無信，忽于夜半出其不意前來劫寨，以致損折大將丁人虎及眾兵卒。我們先自認一個防范不嚴之罪名，看他如何。若不加罪，你我當再設法與王守仁算帳；他若加罪，好在你我不過幫他相助為理，又非食他的俸祿，好便好，不好你我就走他方，他又到何處去尋找我輩！”非幻道人道：“話雖如此，但是你我也曾得他的恩惠，若不稍竭微忱，不但對他不起，且于自己面上攸關：說了一頓大話，誇了一回大口，到末了不過是折將損兵，免不得為人唾罵。愚兄之意，自然是先行申報，必得還請他再撥二刃人馬到此，以補三兀之數。然後愚兄即將那非非陣排演出來，使王守仁前來破陣。王守仁若果肯來，必為我擒；即使不來，也要傷他些大將。最好申報軍情的信內將此層文章敘入裏面，看他若何。他如尚以為然，等兵一到，愚兄即擇地排陣；他若不以為然，我也算盡我之心，他也不能見怪于我。賢弟以為何如？”余七道：“你那非非陣雖好，但是小弟前者所排的迷魂陣，就是徐鳴皋等這千人破去。而且傀儡生那人，甚是法術高明，此陣排演出來，也恐瞞他不過，若再被他破去，那時更無面目立于人間。”非幻道人道：“我這非非陣比不得你那迷魂陣易破。我這非非陣，除非上八洞神仙，方知其中奧妙。那怕他傀儡生再有法術，亦不能知我這陣勢的精微。”余七道：“既師兄有如此法術，可即修書，差人前往，報知一切，並將排陣一層敘入，刃歲不但不見罪，定可發兵前來，以助師兄排陣。”非幻道人當即修書，差了心腹人馳往前去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徐鳴皋等回營稟明前事，又將丁人虎首級呈上，王元帥便代包行恭記了功，又與大家慰勞了一回。徐鳴皋等纔退出大帳。過了兩日，王元帥即議進兵，但不知一枝梅所言之事若何，即集眾將商議。當有徐慶說道：“在末將之意，暫緩進兵，等慕容將軍那裏有確信前來，再行發兵前進，較為妥當。”王元帥深以為然。

正議之間，忽見探馬來報：“安慶府于三月二十日被雷大春攻破，現在雷大春據守安慶，並探得宸濠有東下之信。”王守仁聽罷，又命探子再探。過了一日，又據探子來報：“宸濠本有東下之信，因非幻道人大敗了一陣，暫時尚緩東下。”王守仁聽了這個消息，又復大喜道：“宸濠不往長江，這乃是國家之幸！”但不知一枝梅等曾否襲取九江，因此日望一枝梅來信。

且說一枝梅等四人帶了一萬精銳出吉安，問道前往南昌進攻，不日已將馳抵。一枝梅即暗暗帶了書信，夤夜先往南昌城裏遺書。自然短衣找靠，放出飛檐走壁的本領一到了南昌城下，四面一看，見各城門把守甚嚴，出入的人皆要細細盤詰，真個是風絲兒皆混不進去。一枝梅看了情形，不敢冒昧從事。恐怕為人識破，洩漏軍機，遺誤不小，當即往僻靜處所暫躲起來。